

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探根生态伦理文明

王 辉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从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探寻生态伦理文明的起源,挖掘古代生态伦理文明思想,可以为更好的开展生态道德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根源性支撑。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图腾崇拜与远古神话中蕴藏着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智慧,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起源之所在。

关键词:图腾;神话;天人合一;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 B 82-0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2-0008-04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Ecological Progress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WANG Hui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delivered in Hu Jintao’s report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and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progress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to provide a powerfu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As the earliest cultural phenomena of mankind, the totemism and mythology are rich in the wisdom of ecological ethic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which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ethics stems.

Key words: totem; myth; harmony of heaven and mankind; ecological ethics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在学习贯彻十八大报告的热潮下,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热点。在 20 世纪中期的西方,生态伦理学便已问世,但在古老的中国,生态伦理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既是对自然物的崇拜,也是人类最早的思想与实践。在图腾之后,远古神话亦蕴含着丰富的具有

收稿日期:2012-12-17

作者简介:王 辉(1987-),男,山东曲阜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智慧。从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探寻生态伦理文明的起源,挖掘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思想,可以为更好的开展生态道德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根源性支撑。

一、图腾崇拜形式下的生态伦理思想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存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1]3}。一般历史意义上讲,当前为人所知的图腾崇拜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它既是对自然物的崇拜,也是人类最早的思想与实践,因此可以说图腾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起源之处。

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以农业为先导的。华夏农业文明起源于一万年前,它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华大地地域广阔,呈现多样性气候及自然景观分布,初民在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环境优美、物产丰饶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得以繁衍生息,自然便形成了对自然恩赐的感激情怀,萌生了崇敬自然之举。也正是依托于这种崇敬之情,产生了神秘的图腾文化。图腾文化在很多的古籍中均有记载,在中华民族祖先三皇五帝所开创的文明勋业中,图腾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延续至后世的文化之中。中国图腾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呈现的形式也是从部落图腾到图腾神,从图腾器皿到图腾服饰,又到图腾建筑等。历史上,黄帝族的图腾多为熊、黑,商族的图腾多为玄鸟,夏族则多以熊、鱼、石为图腾。此后,华夏民族在融合过程,其图腾也逐渐综合了诸多文化因素,演化为龙凤、麒麟、龟等图腾,并成为图腾神。人们把许多动物作为图腾,禁杀、禁食甚至于尊奉为本族的祖先或神明。上下几千年中,龙图腾已经延续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炎黄子孙也有了“龙的传人”之说。焦国成认为:“龙的图腾,既表现了众氏族的历史融合过程,也表现了古人曾经尊众多动物为神的历史真相”^{[2]38}。

图腾崇拜是原始思维的表现。先民在原始

思维条件下,不可能做到把头脑中所臆想出来的东西与其所原有的形式完全划分开来,这也使得先民自然而然的将图腾形象作为血缘同一性等的标志来表示。图腾文化就表达了图腾与自己之间的某种关系,例如血缘的或者是食物的等等。人们的各种饰物、器皿、纹身、图案、装束等往往都是刻意的模仿图腾的形象,尽可能的使自己接近于图腾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不惜改变自身的自然形象,尽力使个体同化于血缘共同体,以此来表达对图腾血缘的认同。在这种以表象、感性、直觉为特征的原始思维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形象与理念、人类与自然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以至于在人与动物、植物,有生物与无生物之间也是模糊不定。“人们在思考与体验这种人与图腾的关系时,已共时性的图腾分类逻辑系统以及在涉及极其广泛范围的历时性中所产生的社会学变调,构成了一个精确完整的世界图式,并以之笼罩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3]4}。这一点,从生态伦理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把整个宇宙看做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其中也必然包括人与自然在内,在这个有机的整体中,各种不同的物质之间、生命之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不断地相互融合,超越各自的界限,并自然而然地运行着,合理发展着,这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图腾崇拜是以敬畏为前提的,反映了先民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情怀。这种建立在敬畏基础上的崇拜,反过来又必然会导致敬畏。如此,这饱含神秘色彩的图腾文化中同样也饱含着现代生态伦理文明所提倡的敬畏生命、关爱自然、关心动物、保护生命多样性的合理情怀。

二、远古神话“万物有灵”观念下的生态伦理思想

远古神话是尚处于原始思维的人类对世界作出的质朴而虚幻的描绘,是人性与自然最初的交情。像前文所述,最初先民在原始思维条件下,不可能做到把头脑中所臆想出来的东西与其所原有的形式完全划分开来,那时天、地、人、精

神,在原始祖先的头脑中还是一片混沌。这些混沌的事物是同一个真实存在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随着人类在进化道路上的前进,最终还是把天、地、精神、人等自然世界区分开来。自然力量在当时的人类面前是无比强大且不可战胜的,它缔造了人类生存繁衍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施以人类巨大的恩惠,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火山、雷电、洪水、干旱等诸多的灾害,成为人类最大的灾害之源。相比之下,脆弱的人类对于自然的力量无可奈何,只能对其顶礼膜拜,祈求自然造福人类,因此也产生了自然神论。

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十分显著,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几乎万物皆有灵,有天神、地神、日月之神,有河神、山神、东西南北、春夏秋冬之神等等。人与自然在感性上依然处于一种相对、相关、相依、相存的愿望之中,此时的人类对于融合了天地在内的自然充满了疑惑、恐惧和敬畏的情感,同时又很大程度上的依赖自然,祈望与自然亲近,得到自然的眷顾。虽然此时的人类仍然依赖自然,但已初步认识到了万物之中人为最贵,人为最灵,因而自然神都采用了人格的形式,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在远古神话中,天地万物皆是名为“盘古”的龙首蛇身之神的躯体化作。《述异记》说:“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情,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1]325}。人身体上的所有机体与官能全部在宇宙世界中做了合理而充分的安排。从表面上看,这是自然的人化,将自然描绘为由人体的各个部分转化而来,实质上讲,这是一种人的自然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人身与自然是一体同质的。在这种人化自然,自然化人的双向过程中,人与自然共同属于一个统一的整体。

前文所述的图腾崇拜往往是以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是初民对于动物自然力量的超自然崇拜形式,在此基础上,初民逐渐对所有自然物产生超自然崇拜,产生自然神的观念。自然神观念是

以万物有灵观念为前提的,远古神话便是万物有灵信念的反映。万物有灵的信念指出,世间万物皆处于宇宙整体生命运行的链条之上,因而,珍惜人的生命,逐步扩展至珍惜万物生灵;敬畏人的生命,也逐步扩展至敬畏世间万物,敬畏宇宙。这也是从远古神话、万物有灵观念中反映的生态伦理观念。

三、远古时代的“天人合一”信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深层的观念,也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最基本特征。这一观念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十分活跃,在儒道两家尤甚,并普遍流行于秦汉时期。然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抑或讲是信念,应是源发于古老的图腾与神灵崇拜。远古时代的“天人合一”信念的基础是崇拜,它是以人的实用目标为中心,以图腾、神灵,或者说是以大自然本身为依据的非理性意愿。关于这一信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窥其端倪。

第一,“天人感应”根源于图腾、神灵崇拜之中。《国语·楚语》中记载了许多蕴含“天人关系”这一原始观念的文字。文中,“古者,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等等文字中的“神”,特指一些统治者,他们能够沟通天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天人之间中介物的形式出现。“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有巫史”、“民神同位”等等,则反映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每个人都能以“神”的身份实现人与天之间的沟通。这其中即蕴含着由于“神”的中介作用,“天”与“人”得以实现相通,这种原始宗教特色的思想,势必为“天人感应”观念的衍生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量。

“天人感应”说在先秦时期还经常被表述为天与人之间在政治与道德关系上的联系。如,见于《墨子》者:“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故古者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举者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主要指“天”是有其意志存在的,能够对

现实的人间政治、道德关系作出反应,有赏善罚恶的多重功能。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一方面肯定了“天”与人间季节变换、百物生长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认为“天”与人事相互感应。孔子的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也得到延续性体现。另外,董仲舒还将“天”与“人”之间的形态做了比较,认为“天”“人”在形体方面也是完全一致的。如:“物疾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喜怒哀乐,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人副天数》)总之,他认为“天”与“人”在形体上和性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即天与人两者之间可以“合一”。

综上,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天人感应”为图腾、神灵崇拜之流,根源于对图腾、神灵所产生的崇拜之中,并随之衍生演化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之说。

第二,“礼乐”源于图腾、神灵崇拜之中。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礼”在中国古代是

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也是自史前社会的图腾崇拜与神灵崇拜的仪式发展而来的礼仪。“乐”是配合各种崇拜仪式而进行的一种有声符号。二者都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行为。这种根源于远古图腾与神灵崇拜的礼乐就其本质而言体现了一种天人和諧统一的世界观。《史记·乐书》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疏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又说:“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从司马迁的记载中能够看出,原始的图腾崇拜与神灵崇拜的功能之一就是“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疏事合敬”、“异文合爱”,使“事与时并,名与功偕”而成“天地之情”,达到自然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以及超自然存在(鬼神)的和谐相处^[1]。由此可见,礼乐不仅根源于远古图腾与神灵崇拜,且其本质体现了一种天人和諧统一的世界观,也蕴藏着丰富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智慧。

参 考 文 献

[1]叶舒宪. 中国神话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焦成国. 中国伦理学通论:上册[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3]任俊华,刘晓华. 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